

# 雨夜溫情

行者

—記六月份聯誼晚會—

(一) 樊際昌學長報告

這個星期臺北的氣候特別熱，每天下午都是攝氏三十五度，連着兩場雨，天氣涼快下來，舉行晚會倒是很適宜的；但是冒雨跋涉，又感到不適宜了。

不管怎樣，十四日晚臺紙的禮堂依然濟濟一堂，熱鬧得很。兩位新舊總幹事都冠袍帶履，衣着整齊，到得很早。前任總幹事王敏慶學長是今天的主人之一，更忙着招待。今晚的主人是服務美援會，安全分署，懷特公司，工業委員會，軍事工程委員會，農復會，生產力中心的學長們，和吳文燾學長和他的建築師事務所的各位學長。由王敏慶做主席。

## 「交大掌故」

第一個節目是服務農復會的樊際昌學長講述交大掌故。樊學長又

樊學長說承主席的邀約，來向各位報告交大掌故。在報告以前，

我要自己介紹一番我和交大的關係。那時候，還不叫交通大學，叫南洋公學。另外一個名稱叫「齊蓋衛」(徐家滙)。我考進學校是民國三年，西曆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的那一年。我考進南洋公學一年級，在中院。另外還有上院。但我在中院只念了二年。學生的關係也便只有二年，實在可惜。當時似乎可以這樣做，現在想想是很不應當的。

### 一、在南洋二年

我在南洋公學只念了二年，那時在北四川路另有個南洋路礦學校招生，我去投考，考取了四年級。我便轉入南洋路礦，現在想想，中

的復旦在徐家滙的李公祠，就在南洋旁邊。因此，我常常回南洋去看老同學，南洋的老同學也常來復旦找我，談談學校的事情，所以有許多事還沒有忘懷。

在復旦念了兩年，便出國去。回國後在北平教書，交通部總長葉公綽將北平的郵傳學校改爲交通大學，當時的教務長和我很要好，因此，我也在北平交大預科兼課。那時候的制度是大學本科四年預科二年。我所擔任的功課是心理學和倫理學。從民國六年到改爲北平管理學院，我在交大前後教書六年。這便是我和交大的關係，也就是我的履歷。

### 二、最深刻的印象

至於交大掌故，因爲離開學校已經很久，現在只能將許多有趣味的事，當時印象很深的向各位學長報告。我在母校，時間雖然很短，但得益却很多。除掉功課以外，我最深刻的印象的是交大的「管教」

在臺灣，無論大學中學，沒有能比得上南洋的。這個我們都應感激校長唐文治先生。

唐文治先生做校長的時候，他有二個聽差，一前一後，攙扶着他。每晚學生溫習功課，他要親自來點名。各位在坐的學長也許還有人記得，學校大門外還有一座房子，那是二年級學生住宿的。每天晚上七時至九時，學生仍要進校去自修。校長親自來點名，聽差拿着燈在前面領路，上樓下樓，不辭勞苦，每個教室都去。當年白天上課時也許還有人請假，晚上很少同學敢不到的，大家都要到，因為校長每晚都親自點名。如果有人不到，他要追究原因，第二天要到校長室去解釋。這種管教的方法，在中學大學裡是做不到的，可以做管理學校，管理學生的表率。

我再舉幾個例子，使我們得益的例子。南洋着重國文，唐校長對國文特別看重，在上海當時的風氣，是很好的表率。那時候聖約翰英文好，南洋國文好，這完全是唐校

長領導的關係。

那時候，因為年齡小，上國文課時沒有其他功課認真。教國文的先生是一位老先生，用油印好的講義，那時說起來是很講究的。講義的取材都是四書五經，上課起來很多同學都不太留意。老師是上海人，戴着很大的眼鏡，面孔胖而圓，綽號叫「大學眼藥」，因為他的樣子很像日本大學藥眼廣告上的人。他姓王，所以又叫「王老虎」。兄弟承認那時很用功。今天國文所以有些根底，完全是王老師教導之功。

### 三、徐守吾老師的訓誨

還有英文老師徐守吾先生，英文文法一齊教，很兇很嚴。一年級便教英文讀本第四冊和納氏文法第三冊，這對於一年級的學生已經很難，徐先生教起來更難。一上課他要指定同學準備四五頁，課本上的字很小，下一堂上課時大家便要輪

流背一段。另外還教大家翻譯，翻譯京戲。因為文言翻譯不容易，所

以教大家翻譯白話文，將平劇翻譯成英文。他指定一段三娘教子，自己先準備好底子，然後拿底子做比較，批分數。許多同學也因此對京戲發生了興趣。

徐先生的分數很嚴，英文對大家是個難關，很容易不及格。交大的功課非常認真，唐校長對於學生的管教尤其認真，我所學的不過是二個例子。

我還記得二位兼任的教員，一位是校醫俞鳳賓先生，他兼任聖約翰和南洋的校醫。那時候上海的大學聖約翰英文好，大家都不服氣。他們說，我們有徐守吾先生教，英文還會不如人嗎？對聖約翰的足球大家更不服氣。我在南洋兩年，兩年都不分上下。最後鬧到麥根路，在麥根路球場比賽。有一次是冒着很大的雨。一次聖約翰贏了，一次南洋贏了，還是不分上下。

### 四、南洋的勇武精神

南洋不但對功課認真，對體育也認真，其他學校很少這樣提倡體

育的。每次比賽唐校長都要親自發獎。跑四百四十碼兄弟曾經得過一次小小的獎，能够從唐校長手上領到獎品覺得無上的光榮。

俞鳳賓先生有一輛小汽車，親自駕駛到學校來，很受人注意，那時候私人有汽車是不多的。有一次在南洋和聖約翰比足球，俞先生也駕了汽車來看比賽。這次聖約翰贏了，有人看見俞先生鼓掌。五分鐘後俞先生汽車上的玻璃都破了，大家還要找俞老師，不過沒有找到。

還有一位老師也是兼任的，教體育的魏旭東老師，他在蘇州的東吳大學兼課。那時的體育叫體操，真的帶槍操的。每星期三下午由蘇州到上海來。每個同學差不多都吃過魏老師的生活。上操的時候跪下如果動作不對，他的大皮靴便會猛力地踏你一脚，立正的時候他在後面看，立得不正他便從後面猛力的一拳，實在吃不消。有一年上海學行運動大會由魏老師率領。那一次

歸他指揮。這兩位先生因為都是兼任，而且各有特點，所以始終記得

### 五、校門外的阿福店

我還記得校門外有一個唯一的小舖，名叫阿福店，老板四十多歲，有老板娘和一個女兒三、四歲，抱在手上。這是校門口唯一的舖子，賣些餅干，最多的是香蕉，還有其他水果，桃酥餅之類。每到四點鐘下課，舖子裡便有人滿之患。這舖子有個好處便是可以欠賬。那一個欠多少銅元，大致都不會錯，到月底再結賬。到小舖子去都是三五成羣，每一羣中必有一個人請客。每次要找出一個人來請客總要有一番爭執。

聽蔣孟麟先生說，在清末他讀書的時候那個店便已有了。有一位同學真有辦法，他永遠不請客，只吃別人。

樊學長掌故說到這裏為止，王敏慶學長補充他所知道的校門口小店的掌故：他說那個老板叫陳阿福，店叫陳福店，那個抱在房上的女孩

跟着姓陳，名叫龍生。

接着，王學長又敦請張競立老師講述交大掌故。

### (二) 張競立老師話舊

張老師說我和交大的關係始於光緒廿八年，上海盛宣保的時代考進學校，但只在校幾個月，第二年便到日本去讀書。宣統二年回國，在北平交通傳習所教書，一直教到民國十一年。

交大畢業出來的人很多，鐵路電信都有不少人才，對於建設專業有很多建樹。當時交大在上海、北平、唐山有三校，都歸交通部管轄。那時實行特別會計，以鐵路收入作鐵路支出，交大的經費也由鐵路的收入中撥發。我從北京交通部到南京的交通部，鐵道部，直至抗戰遷到重慶，都是去管財務，對於交大的經費和交大畢業生留學的費用，都老早準備好，很早就撥出。

交大畢業的學生都分派到鐵路上實習，交大畢業的學生不怕沒有

大的功勞也很大。後來，其他學生覺得不公平，要求一樣採用，交大不能特別優待，並且主張交大歸教育部管。到抗戰時，交大改歸教育部管，於是遭遇了許多困難，交大畢業生也不再分發到鐵路上去，這種特權沒有了，經費也不歸交通部撥發了。此後，交大的畢業生便不一定在鐵路上服務，而任何地方都去做事。對於交通方面發展的機會便變少了。

每種事業需要某種專門學問。教育部所管的學校只是普通的課程。專門的學識應當由專門的機關，依照需要，招收一定的人數，開辦一定的科目。這樣對於技術的進步要容易得多。這是個人的主張。所以當時竭力反對交大改歸教育部，而由黎校長直接和教育部接頭合併了。將來各位在收回大陸以後，鐵路上仍需要培植人才。仍希望我們能培植專才。各個機關常自己派很多人出國去，那麼爲什麼各個機關自己訓練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呢？

## 「海外見聞」

王敏慶學長報告，最近有二位學長從海外考察歸來，一位是陳樹玉學長，一位是段清濤學長。本擬請這二位報告海外的見聞，但陳學長準備下次月會再行報告，今晚特請段學長報告：

### (三) 巴基斯坦所見

#### 一、遠東鐵路訓練中心

段學長說：巴基斯坦工業比較落後，不如美國強大進步，不如法國和日本富於羅曼諦克。這次去巴基斯坦是參加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鐵路訓練中心第五期的訓練班。這個訓練自四十二年開辦，已經有好幾位學長去受訓過了。參加受訓的都是遠東各國派送的，有中國、日本、馬來亞、泰、印、巴等。和我同期的共爲十九人。校長爲英國人，講師爲義大利人，副講師則爲中國人，和日本人，中國副講師便是劉鼎新學長。時期是三個半月。我於一月底到達，二月初訓練開始，五月中旬結束，五月廿三回到臺灣。

訓練中心所以設在巴基斯坦的

原因是當時開辦的時候，只有巴印二國向遠經會提供地點，經遠經會考察的結果，認爲巴基斯坦可提供設備比較完善，所以決定了設在巴基斯坦。英國人在巴基斯坦留下了一座鐵路學校。規模設備都很像樣。

#### 二、交通情形

但是巴基斯坦的交通情形却不自由中國。先就鐵路來說，每一節車廂分成四個房間各不相通，旅客坐進不同的車廂，到站才能見面，在旅行的時候很是不方便。而且悶在車廂裏，連吃水也沒有。本地人出門，隨身總帶一個大肚子小口的瓦罐裝滿了飲水。我們不知道這個辦法，只好到餐車上去喝點咖啡解渴。但進了餐車要等三四十分鐘車到前站才能回到自己的車廂。和國內火車上的行動自由，以及服務週到，簡直無法比較。

市內的交通車可以用三個字形容，就是擠、擠、亂。和臺灣的公路車以及公共汽車比較，也有天淵之別。

至於電信，在那兒曾碰到一件事。一同受訓的日本人有一個朋友在克拉齊做生意，特來臘活看這位日本同學，突然接到電報讓他回去。那位同學不及和我們的日本同學

告別，便於禮拜四臨走前在當地發了一封電報給我們的日本同學。我們的訓練中心離城八英里，臘活離克拉齊，有七百多英里那。那位日本火車走了廿四小時回到克拉齊，又搖一個長途電話來，那已經是禮拜五了，電報還沒有收到。直到禮拜天下午這個電報還不會送到。一封電報八里路程花了四天功夫。

這個原因是巴基斯坦放假的日子太多了，禮拜五是 Good Friday 下午放假；禮拜六下午放假，電報自然收不到了。其效率的低落是不足我人效法的。

### 三、風土人情

巴基斯坦是個回教國家，原與印度同為一國，因為信仰不同戰後乃劃分為二。巴基斯坦又分為西部

的六倍，但却是蠻荒不毛之地，在火車上一望沿線都是沙漠。至於人口的分配，東部有四千多萬人，西部面積雖大，也只有三千多萬，共約八千萬人。

老百姓對宗教的信仰極為虔誠，每天有如天方夜譚上的故事一樣要祈禱五次。在日出前，十時許，中午，下午，日落，到了時間很多人就在馬路上跪下來叩頭。馬路旁設有許多小棚，裝着水龍頭並備有瓦罐，以便路人取水洗清手脚再行祈禱。

回教徒還有一個時期守齋禁食，在陽光下一個月不吃東西。大約是五月新月初前一個月。整月守齋不吃一滴水。在日出日落前可以吃東西喝水。據他們自己對人說並無痛苦。但事實上才守齋三天，人已變了樣子。所以有十天八天之後便馬馬虎虎開齋的。回教徒驍勇善戰，但歷史上已有好幾次被敵人利用他們守齋的時期進攻而戰敗的。

在國內看見女人家打扮得花枝招展，覺得賞心悅目，在巴基斯坦却不同，婦女從頭到腳都罩起來，不讓人一見廬山真面目。又因貧富的不同，分成幾等。貧窮的用白布整個身體包起來，只眼睛處用極密的網可以從內看出外面。半夜裏要在路上遇到了，你還不知道是人還是鬼呢？

高級些的婦女用黑紗，分成兩截。長袍從肩頭一直接到地上，頭部再覆有一層黑紗有時沒有人也可以捲起來。有一次有一位巴基斯坦同學的太太來宿舍玩大家聽到了搶着跑出去看。她馬上把捲起的面紗放下來，不讓人看。在巴基斯坦只有做丈夫的才能看到自己太太的面目。再高貴些的婦女可穿的是印度裝叫紗籠，五顏六色，頗不難看，但只有在正式宴會，社交場合，機會是很少的。

### 五、遇到交大同學

在臘活會遇到上海民廿四級的

料廠任職，大陸海關前逃往香港，現在臘活一私人煉油廠任工程師，在那兒生活很好。大兒子已進入當地大學，小姐已在中學讀書。他特為駕汽車來看我，並邀我去他家。另一位交大同學便是劉鼎新學長。受聘為訓練中心的副講師。

## 六、民航飛機最好

此次來去會取道不同的路程，坐過好幾個國家的飛機。比較結果，還是民航飛機最好，尤其是飛行小姐和靄親切，服務週到。這是事實並非因內子（註：頂頂大名的葉大姐是也）服務在民航公司而代為宣傳。

## 「音樂和魔術」

音樂由卓睨來教授「吉他」獨奏，共奏了三首歌：南海風光，春之戀歌，和美國影星馬麗孟祿小姐所唱的大江一去不回頭。

魔術由李齊先生表演。李先生已為同學會表演三次，但次次花樣不同。而這一次有流行音樂伴奏，

更表演大魔術——美人出箱，裝在布袋裡，捆在鎖着的大箱裡的一位男士，眼睛一剎的功夫跑出來了，而站在箱旁，面露在幕外的一位女士便在這個功夫裡，代替那位男士藏在箱子的布袋中了。使各位學長嘆為觀止。

同學會也因時間過遲就此結束。筆者特再作打油詩十首，以誌是晚的感想。（六月二十一日深夜）

聯誼晚會雜詩：

其一：徐滙生涯憶民初，

嚴師管教得益殊！

其二：努力求學惜光陰，

燈前攻讀不分心。

其三：讀者還應勤體操，

男兒自強意氣豪。

其四：文武英名滿吳淞，

校長親自給錦標。

其五：主持度支卅年餘，

常供膏火備東脩。

其六：海外歸來多見聞，

喜無技術落後塵。

其七：交大人跡遍蠻荒，

相逢倍親喜欲狂。

其八：早祈晚禱托神麻，

那知禍福還自求。

其九：南海風光水流音，  
大仁一曲聲嗚咽。  
瞬息變化驚奇術，  
終莫幻覺比世情。  
其十：聲聲夜雨似巴山，  
熱情洋溢話西窗。  
今宵自樂還記取，  
協力重振舊家園。